

漢口  
市民  
日報

社論  
編輯



同學，竟要索閱我底文字成績，一若考察個人思想之趨向也者，實則我既不敢「著」，又不敢「作」，第因為在職業上不能與筆墨脫離關係，所以有時候也於深夜疲倦之間，握管亂塗一陣，寫出來的東西雖不成文章，但確是一種迫急的幹的呼聲。現在想把這種呼聲播送到朋友們的耳鼓裏，而起共鳴，並希望能給我以嚴正的批評與指示。（三）當漢口市民日報發行週年紀念特刊時，報社同人，主張將過去一年來個人在該報上所寫的社論及其他較有研究的各種著作，編印為紀念冊，以廣宣傳；此種主張，當時雖已被作者推翻，然今日這本小冊子之發行，實亦市民日報同人所促其實現。

品克剛，二十四年六月於漢口市民日報社。

# 高舉我們革命的旗

## 打響我們前進的鼓！

從新生活中去求民族之生存，獨立，  
用幹的力量來爭國家之自由，平等。

——漢口新生活週報發行之一聲——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我們於東省喪失之餘，溝逆僭號稱帝之秋，不特要三復斯言，而且該恢復失地。但我們要知道：東省之被強佔於暴鄰，非偶然的事實，而是帝國主義侵凌下的必然的結果。日人之垂涎於東北，由來已久，履霜之漸，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大陸政策之急進，滿蒙利益之囊括，即異軍突起之蘇俄，雄視世界之英美，對之亦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動。動者採取制止的行動之意，國際聯盟對此也無可如何，弱小民族只

得讓其倒行逆施；所以如此者，因東省問題乃國際的重大糾紛，一髮之牽動，足以破壞全世界之和平，日人雖耀武揚威，向列強挑戰，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列強則惟有厲兵秣馬，準備鬥爭，非至其本國領土，或利益被侵略，破壞時，誰也不願爲中國挺身殺敵，以武力主持公道，而日本更進而利用其毒辣之外交手段，使列強被其拉攏；於是得進而圖謀我華北，擴大其聲威。我中華民族處此強鄰壓境之危急境遇，盤馬彎弓之國際局勢，如甘爲魚肉，任人宰割，是自速其滅亡，夫復何言！如不忍黃巾苗裔，受人凌辱；祖宗墳墓，遭人踐踏，則惟有振奮殺敵精神，急起直追，一揮魯陽之戈，收之桑榆了。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并不是弱懦的民族，當蒙古族最強盛的時候，元朝的兵力，西邊征服中央亞細亞，亞刺伯，及歐洲之一部份，東邊統一中國，幾能征服日本，統一歐亞；我漢族在歷史上亦樹有不少的聲威，漢唐的武力，曾伸張到裏海。惟近八十餘年來，整個民族勢力之衰微，大有江河日下之慨！各帝國主義者以其政治的經濟的侵略，置我民族於其刀俎之間。以英國之侵略而論，當明崇禎八年（一六三

七年）英人威代爾始抵廣州，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英人在廈門及臺灣營商，一六八九年，英人在廣州互市，至一八〇二年（嘉慶七年）英人竟佔據我澳門，一八〇八年，又攻我安南，一八三九年十月，中英兩國，因禁鴉片問題而開戰，一八四〇年四月英人封鎖廣州口，英艦隊北上，七月據定海，一八四一年二月英軍佔虎門，十月佔寧波，英兵船陷瓜州，上海，進逼南京，一八四二年（道光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不平之江甯條約成立，寫成第一張賣身契，自此而後，外侮頻來，如一八五八年，英法兵艦二十五隻陷廣州城，粵督葉名琛被擄，英法聯軍陷大沽，中法，中美天津條約成立，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向清廷提出哀的美敦書，十月聯軍攻破北京，焚圓明園。至於日本之侵凌中國，尤筆不勝書，自甲午中日之戰以邊，至二十一條之簽訂，使我呻吟於壓迫之下，莫克振拔。再加以其他各帝國主義者之環攻，清廷政治之腐敗，使中國淪落於次殖民地，而至於東省之喪失，其他邊陲之危急。此種不堪回首的國恥之造成，固由於帝國主義之侵略，不過「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民族之

所以被人凌辱，領土之所以被人侵佔，乃自貽伊戚，不必怨天尤人。孫中山先生說：『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了民族主義之精神，所以我們民族被別種民族所征服』，然則復興民族國家之道，不必他求，但能恢復已失去了的民族精神，便可以達到目的。但是民族精神要怎樣才能恢復呢？孫中山先生說：『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處於甚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可知恢復民族精神，不外「奮鬥」兩個字，而奮鬥的意義就是「幹」。硬幹，實幹，快幹，是幹的力量進展的一種程序，我們如能由不幹而至於幹，由幹而至於不變的硬幹，不板的實幹，不亂的快幹，則民族精神的恢復，庶幾有多。可是我們應從那裏去幹起呢？應從本身的生活革新做起。因為整個民族精神之消失，是由於整個民族衰落，也就是組成民族的各個份子的不振拔所致。蔣委員長說：『照現在一般人之行動之渥鈍與精神之萎靡而言，大

多數人都是半死半活，不死不活的，講得不好聽一點，就正如古人所講的「行屍」，意思就是講一個人的精神已經死了，只剩一個軀殼，在外面行走，現在我們提倡新生活，就是不欲做一個半死半活，不死不活的「行屍」，要做一個精神奮發，朝氣勃勃的活人，適於現代生存的新國民，滿語「遠東病夫」「老大中國」的奇恥大辱，爲我們國家，我們民族和我們祖宗爭一口氣，可知於革新我們的生活以後，便可用幹的力量來爭民族之生存獨立，國家之自由平等。而本週報發行之最大目的，就在提倡此種幹的新生活。

整個民族的生活革新了，幹的力量充實了，未見得就可以救國家，民族；必也要看這種幹的力量的運用是否得當，幹的力量是否能夠結合以爲轉移。因爲在此內憂外患相迫而來的今日之中國，國際環境險惡，國內情形複雜，黨派林立，政見紛歧，你有你的力量，我有我底羣衆，你幹你的，我幹我的，殺人放火的匪徒也是在那里幹牠的勾當，毀黨禍國的叛逆，未嘗不想死灰復燃的亂幹，甚至於在強鄰卵翼之下的東省偽組織中之傀儡，也未嘗不在那里自掘墳墓的瞎幹。



我們由新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力量，是要挪來向革命之路上去硬幹，不是向反革命的集團中去掙扎。

革命的途徑之決定，與政策之運用，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以三民主義之革命運動而講，有民族，民權，民生三種主義，因此也可以說是三種革命的方式，在某一個時期應該採取某種革命的方式，那是值得研究的。至於某種革命政策之運用，尤須以環境與時間為確定之標準，更不能馬馬虎虎。革命方式與政策之確定，是革命領袖的責任，我們惟有在最高的革命領袖人物指揮之下，去從事於革命，方不致走錯了途徑，幹錯了方向。

新生活運動是一種包含着「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六項特質，而以「禮義廉恥」為一切生活之基礎的，極平常，簡明，普遍而久遠的運動，也就是一種無任何範圍，時間，地域與階級的限制及分別的革命運動。此種意義廣大的新生活運動，確定了我們在此民族革命時期中所應走的途徑。

·也可說是一種革命的政治的政策之運用，此種政策運用之最後收穫是「教」「養」「衛」。要想我們的民族能够達到「教」「養」「衛」的生活之圓滿的園地，我們只有「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的跟着提倡新生活運動的蔣委員長去幹，去拚命的硬幹！基於上述的淺顯的革命理論的說明與革命的領袖之認識，我們深知國際環境的險惡，使我們不能不硬幹，而時代的進展的車輪之轉動，使我們不能不快幹。而基於新生活不可虛浮之理論，我們又不能不實幹。因此，我們要高舉革命的旗幟，擁護革命的領袖，衝上前去，迎頭趕上歐美。打響我們前進的戰鼓，一而再，再而厲，三而不竭。

(二十三年四月十日)

## 人類生命之維持與進展

### 由於繼續不斷的幹

原始人類  
何以能生  
存於猛獸  
之世界？

老大衰微的中國民族，時至今日，似有所轉變，所謂轉變者，就是能從睡夢沉沉中，重重壓迫之下，尋出一條生路來，而轉變其糊糊塗塗的生活的方式；這種轉變之表現就是奮鬥，也就是能「快」能「實」能「硬」的「幹」。

的確，我們要在國際帝國主義的環攻中，於殺成性的赤匪的騷亂裡殺出一條血路——生路來，惟一的辦法只有『硬而不愠，實而不板，快而不亂』的幹去。幹就是奮鬥，奮鬥便可生存。反而言之，不幹就是不奮鬥——墮落，不奮鬥——墮落便是自棄其生存權，就是自尋死路。但人之生也，誰欲其死呢？我們既樂生惡死，那末，只有幹了。能幹的人們，未有不能生存，能幹的民族，沒有不克強盛者。若不我信，請簡單地以人類歷史之形成及人類生命之維持與進展之史的事實

說明幹的作用之偉大。

原始人類，生存於混沌世界；寒無以爲衣，饑無以爲食，周圍於他們的又是巨大猛獸。在那種環境之下，「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其不饑餓凍冷而死葬於猛獸之腹中者是什麼原因呢？這是由於原始人類能够與自然，猛獸奮鬥之故。在木器時代（有石器時代之先。乃最近考古學者的發現）。人類爲要征服侵害他們的猛獸，於是乃拾樹枝木棍之類以爲抵抗之武器。人類有了這種武器，就以之爲求食之工具，有那些猛獸世界裡爭得了生存。固然，他們那時候所持以爲生活資料的是草根樹皮果子野菜之類，似與猛獸無大關係，然而他們所以能使其自身不爲猛獸之食料，而避免其侵害者，實因他們能以木枝木棍之類做保衛的武器，奮鬥的工具。明白言之，他們是「捨得幹」，拿木棍同其仇敵——猛獸來幹。因爲他們能幹，所以能維持人類的生命而發展至於石器時代。到了石器時代，人類已稍進化，人口也漸增加，然而那時的環境還是如以前一樣的惡劣，猛獸之爲人害，甚或變本加厲，人類生存還是非常困難的。然而那時代的人類，何以又能渡過生

活難關，而繼續不斷其生命呢？這也是由於他們能够而快而硬而實的幹。當野獸來侵犯他們時，就用木棍，石器，火鎗（石器時代已知用火）等為武器，很迅速地驅逐之，在人類驅逐猛獸時，他們確能實實在在，以硬如鐵的手段來奮鬥，有時候他們在狩獵的當中，把猛獸活活地打死來做食料。除此以外，他們更能想出許多生存奮鬥的方法來克服險惡的自然界，這種幹的勇氣和精神，與今日頹唐的民族來比較，其相差恐不可以道里計了。惟其當時人類能奮鬥，所以他們能够維持其生命於不斷，並漸漸進展而至於金屬器時代之坦途，造成萬古不滅的人類歷史。人類生存之歷史，至今大概有了二十萬年，我們今日輝煌燦爛之世界，實由原始人類在混沌世界中奮鬥得來。以中國民族而論，最少亦有四千餘年奮鬥的歷史。今日我們僅在這裏高唱奮鬥之歌，一般人們總是睡獅似的在那裏過糊塗的生活，使人類的遠祖而有靈，能勿笑煞我們懦弱無為嗎？

穴居人兩

個奮鬥的

實例

所謂「幹」，不是空空地喊口號，而是要腳踏實地的去做的。不過在今日的中國狀況之下，一般青年男女，大都抱「及時行樂，聊以度日」之主張，很需要一般人來喊醒他們去幹。若在古代

化的人類，那就不然了。他們天天在那裏與自然界，猛獸奮鬥，繼續不斷的奮鬥。現在試舉前期穴居人 The early cavemen 的兩個與獸類奮鬥的實例來證明：

(一) 穴居人如何與劍齒虎奮鬥？——劍齒虎在古代是一種最兇猛的野獸，牠口內前面的幾個牙齒，長銳如劍。當時人類，處於山洞中；可是有許多山洞，是大熊大狼，及劍齒虎所盤踞。當穴居人發現山洞時，就圍火而處，派人守火，以避野獸之侵害。(野獸畏火)且穴居人爲除害計，常殺劍齒虎以爲食。其方法是用堅固的獸皮，袋以石頭，繫於長柄上，柄尖繫以尖利如刀的石頭，另以皮革之一端繫柄之上端，而又以另一端繫於樹枝上，大約此種樹枝，適覆於洞口之外，劍齒虎出入必徑之道，或休息之處。當劍齒虎經過或休息時，穴居人之勇敢者，躲在樹上，以石刀迅速地割斷皮帶，使那枝槍似的東西，很重的落下來，把劍齒虎釘在地面，而致之於死地。於是殺虎者召集族人，共慶勝利，剝其皮而食其血肉。穴居人有這樣的奮鬥精神，能如此的硬幹，其結果，能剷除害人的猛獸以安其居，而足其食。今日赤匪之害人，有如當日之劍齒虎，然試問人民能否效法穴

居人殺劍齒虎之勇敢的精神，及精密的計劃來圖消滅牠呢？

（二）穴居人如何與巨象奮鬥？——巨象也是古代的一種猛獸，然而穴居人却如獵獲以爲食料。其方法是用木棒做成火把，許多人排成一行，見象時即高舉火把而揮舞之，並狂呼大喊，緊逼其後，向山壁危崖之上追去，使象挺而走險，跌於山壁之下，而致其死命。穴居人乃殺之而吃其肉，以維持其生命。穴居人這種獵象的精神，也是生存奮鬥之具體表現，其合群的幹，尤爲我們今日禦侮救國所當取法。

世界各民  
族之盛衰  
與我們的  
使命

人類自戰勝了自然界及猛獸以後，奮鬥的對象乃因之轉變，這種轉變過程，可分做好幾個時期，孫中山先生曾經告訴我們：

『：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在這幾個人類生存鬥爭的時期中，我們從歷史上去看，特別足以使我們注目的

是國際間民族之爭，（有一國包含數個民族，有一民族建立數個國家者，所謂國際間民族之爭是以國家爲鬥爭的單位而講的）在這種鬥爭的過程中表現了世界上各民族盛衰不同的形勢。而各民族強弱之表現，以歐戰以後爲尤顯明。今日之中國民族，雖不小而已弱，其原因實由於民族精神消失所致。明白言之，就是近白年來，中國民族在各民族生存競爭的世界戰場中，沒有幹的精神，以致工商業落後，受其他各民族之侵凌。我們觀察人類生活過程，日觀今日中國民族精神消失，其前途危險，真令人「不寒而慄」了！

同胞們！人類生命之維持與進展，由於繼續不斷的「幹」，我們今日欲求民族生存與獨立，只有幹——欲求民族生命發展，尤其是要幹。「幹」則存，不「幹」則亡，我們的使命是繼續人類的歷史，而快而硬而實的幹，幹出民族生路，幹出人類大同之路來。

最後，我們希望有希特勒復興德意志的精神，墨索里尼統治意大利的鐵腕的革命的能幹的領袖，在統一軍政之中，出而與我們攜手同行，披荆斬棘，萬衆一



心，急起直追的再接再厲地幹下去，幹出一個強盛的新中國，復興我衰微的民族。至於以幹的精神來收復失地，消滅赤禍，此乃爲我們最低限度的希望了。最大的希望是要洗滌中國民族老大衰頹，死不肯幹的弱點，以新的幹的精神與方法來發展人類之生命。（上海汗血週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